

渡江偵察記

渡江偵察記

沈默君原著
潘培元校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根据同名影片改寫的电影故事。內容描寫1949年春天，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前夕，为了徹底了解大江南岸敵軍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備等情況，特派遣了一隊偵察兵偷渡長江，進行深入偵察。在兵力雄厚、守衛嚴密的敵軍陣地上，我勇敢、机智的偵察英雄們，在当地游击隊和羣众的密切配合与协助下，出色地完成了偵察任务，为大軍勝利渡江創造了有利条件。

渡 江 偵 察 記

沈默君原著

潘培元改寫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号

陸記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87×1092 耗 1/32 印張：3 字數：56,000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3,000

統一書号：T10077·431

定價(5) 0.22元

目 次

主要人物介紹

一	發現新情况	1
二	咱們的大炮不是吃素的	2
三	李連長的故事	4
四	任务下來了	10
五	敵軍長的夢囈	12
六	出發的晚上	13
七	智騙敵炮艇	16
八	越过了敌人防綫	19
九	危險的一刻	21
一〇	女游击隊長	24
一一	意外的会見	25
一二	活捉侯登科	31
一三	巧計过石桥	37
一四	报了殺父之仇	40
一五	会师牯牛山	43
一六	計取江防工事圖	46

一七	重要情况	55
一八	三月紅	58
一九	“往那边去了”	60
二〇	截獲十輪卡	62
二一	找到了榴彈炮陣地	66
二二	周長喜牺牲了	68
二三	緊急通話	72
二四	特別任务	76
二五	吳老貴的酒流尽了	78
二六	轉移青龍山	81
二七	战勝了驚濤駭浪	83
二八	信号彈升起來了	85
二九	大軍全綫渡江	86
三〇	憧憬着美好的將來	87

一 發現新情況

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下午。

白浪滔滔的揚子江水，像萬馬奔騰似的向東流去。

江北岸邊，有一叢高過人頭的蘆葦灘。這時里面正潛伏着我們兩個偵察兵——吳老貴和小馬——他們頭上插着一束蘆葦，大半个身子浸在水里，全神貫注地監視着對岸敵人的動靜。

吳老貴是偵察連的班長，一個四十出頭的老戰士。高高的身材，有着一臉的兜腮胡子。緊靠着他的，還是個十六、七歲的小伙子，臉上還帶着幾分孩子氣，但從他光芒四射的眼珠里可以看出，他是有膽量而又很機靈的。

吳老貴忽然從望遠鏡中看到對面岸上又飛起了滾滾的煙塵。他校正了望遠鏡的焦點，看得更清楚了，原來是敵人又在那里添築防禦工事。還有一二百個老百姓，被敵人押着搬運修工事的木頭。吳老貴把這新發現的情況，對身旁的小馬說：

“小馬記着：南岸敵人在護駕墩地方，新築了一道屋脊形的鐵絲網，距離燈塔浮標是十五公尺。快回掩蔽部報告值班員。”

“是！”小馬眉毛一揚，水蛇似地穿出蘆葦叢向掩蔽部跑去。

二 咱們的大炮不是吃素的

在掩蔽部值班的是偵察兵楊威和周長喜。楊威是個黑臉大漢。正如他的名字一樣，長得活像一個打不壞的金剛。這時他正拿着望遠鏡，從了望孔內向南岸觀察。文質彬彬的周長喜，坐在電話機旁，拿着記錄本不知在寫什麼。

渾身水淋淋的小馬跑來了。他對周長喜報告了新發現的敵情後，又急忙地奔回蘆葦灘。

周長喜馬上與連長通了電話，一面在記錄本上迅速的寫下連長的指示。

楊威這時已放下望遠鏡，等周長喜一放下電話筒，便扭過頭來像自語似的說：

“哼！他媽的，看樣子敵人還想死守這道長江呢。”

“讓敵人死守吧。”周長喜接上口，走到楊威跟前：“從蔣介石、宋美齡排隊點名起，一直到伙伕、馬伕都給他算上吧，他還剩下幾個人？告訴你：我們東起江陰，西到九江，集結了一百萬大軍……”

楊威知道周長喜又來教訓他了，就打嘴裡發出了“呃！”的一聲，想打斷周長喜的話頭，但周長喜沒理會他，仍然滔滔不絕地往下講：

“……指導員說過：‘渡江勝利，那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你

“懂不懂？”

楊威對這種不痛不癢的大道理最反感，反駁道：

“懂！懂！我是說，打鐵要趁熱，渡江要趁早！”

“哎呀，同志嚶！這又不是探親戚，眼前是大江，總得準備準備吧！”周長喜故意逗弄着楊威說。

楊威更討厭周長喜這種教訓的口氣，激動地說：

“那你說吧，我們什麼時候才渡江呢？”

“呃，這個……”周長喜一時回答不出，有些尷尬：“這是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決定的問題，我怎敢亂猜啊！”

“咄！去你的。你這話跟沒說一樣！”

兩人正在斗嘴，他們的上級李連長悄然地進了掩蔽部。慌得他們趕忙肅然立正。

李連長三十來歲，中等身材。從他眉清目秀的外表看來，很像个白面書生，但他却是放牛出身。他從小參加了革命，一直干着偵察工作。他一進掩蔽部，對周長喜、楊威掃了一眼，就看出這兩個家伙又爭論過“什麼時候渡江”的老問題了。但他沒有作聲，帶着笑容擺擺手，叫他們“稍息”，便踱到了望孔前，拿起望遠鏡對南岸了望。周長喜、楊威跟過去，站在連長的身後。楊威忽然靈感來了似地，走近連長一步說道：“嚶！敵人的工事越修越多了……”他說到這裡，便飛了個眼色告訴周長喜：“我這句話是故意說給連長聽的。”

李連長果然回過頭來瞥了楊威一眼，但隨即又扭過頭，繼續觀察。楊威看出連長臉上的神色有點不對勁，便把還想說下去的“……渡江要趁早啊！”這句話，趕忙嚥了下去，臉上火

辣辣的發窘。

“楊威同志，”李連長轉身又看了楊威一眼說：“你的話很對。敵人的工事越修越多了。可是，咱們的大炮，機關槍，還有你手裡的沖鋒槍，難道都是吃素的？”

周長喜忍不住“撲哧”笑出了聲，楊威也跟着笑了。周長喜連忙接上口，比划着手勢說：

“連長說的对！只要咱們的大炮一開口，敵人的工事再多，都得靠邊休息！”

“哈哈！”李連長被這句話逗樂了。他這時才注意到楊威和周長喜的臉上、身上盡是泥漿；眼睛因為睡眠不足而充血，立即關懷地說：

“這幾天你們都辛苦了。”

“不！連長。我們一點也不累。”楊威、周長喜同聲回答。

“天黑以後，四班來換你們。”李連長撫慰地說着，轉身向交通壕走去。到了洞口，又回頭來補充道：“回頭告訴你們班長，下班後洗洗澡，換換衣服，好好兒休息。看你們，髒成這個鬼樣子。”

周長喜、楊威相對一看，模樣兒確實不好看，你指我，我指你的都“呵呵”大笑起來。

三 李連長的故事

晚上。月色非常好。班長吳老貴同着小馬、周長喜等這一班偵察兵，圍坐在茅屋前的樹蔭下休息。吳老貴已對他們

講過了兩個故事，但大家都聽上了癮，還要他再講一個。特別是小馬，更苦苦地央求着：

“班長，這會離熄燈還早。我們住在長江邊，就再講一個長江的故事吧！”

“怎麼？還真點戲唱呀！”吳老貴兩眼眯眯的一笑，搔着頭無可奈何地說：“讓我想想看。”

大个子楊威這時洗好澡，從茅屋走出來，向人堆里掃了一眼，能坐的地方都給別人佔據了，只有角落里還空着一個石滾子，他便走過去伸開兩只鐵臂，毫不費力地把石滾子搬了過來，輕輕地放在周長喜身邊。周長喜吃驚地跳起來，叫道：

“哦喲！我的天哪，你的力氣可真大呀！”

楊威毫不在意地笑了笑，欠身坐下。周長喜立刻又找了個逗弄他的題目，手指朝他鼻尖上一点：

“我是說，你是個雙料！”

這句話惹得大家哄然大笑。楊威握起大拳頭，就要向周長喜揮過去。周長喜一邊閃躲，一邊求饒：“下次不敢了，下次不敢了！”楊威才勝利地收回拳頭。

“你兩個別搗亂，听班長講故事。”小馬瞅了他們一眼，又催促吳老貴：“班長，快講呀！”

“好，再講一段十八勇士強渡大渡河吧。”吳老貴擲去手裡的煙頭，盤起雙腿重新坐正，順手在腰間摸出行軍水壺，擰開蓋子，對着嘴“咕嘟”喝了一大口，然後把嘴咂得“叭叭”直响。

小馬嗅到了一股氣味，湊近水壺聞了聞說：

“好呀！班長。你又買酒啦？”

“什么九呀六的，別乱嚷！”

“哈哈！哈哈！”大家一个声的笑起来。

“不許笑，听我講。”吳老貴擰好壺盖，抹了抹嘴唇，又开始講故事了：“說的是老紅軍長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的山哪，比云彩还高，兩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順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鐘就要淌下四公尺远，一个漩渦套着一个漩渦……”

吳老貴說到这兴头里，忽然楞住不說了。大家順着他的眼光回头一看，原來李連長已悄然站在他們的面前了。一个个不由地站起身來讓坐。

“故事講得不坏。”李連長笑盈盈地看看大家，又对吳老貴說：“繼續往下講呀！”

“不行呵，我的故事都老得沒牙了！”吳老貴尷尬地笑着：“連長，还是你來講一个吧！”

“呃！”李連長感到突然，犹豫着。但偵察兵們七嘴八舌的一齐恳求道：

“連長就講一个吧！”

“連長是頂会講故事的！”

李連長見他們这么兴高采烈，不好拂却他們的热情，于是說道：

“好。你們真会轉移目标呀！”

李連長在他長期的斗争生活中，听到、見到和親身經歷过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講哪个好呢？他一面踱着小方步，一面在思索。小馬等不及了，催促道：

“連長，你快講呀！”

李連長給小馬這一催，靈機一動，想起了他與小馬年齡差不多大的時候，親身經歷的一段事情，便找了個位子坐定，叫大家也一齊坐下來，開始講道：

“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軍三支隊當偵察員。那時候，我才十九歲。皖南事變爆發後，隊伍被打散了，我突出重圍，向江邊跑去，卻又遭到日本兵的伏擊，右膀子上掛了彩。兩個日本兵牽着兩隻狼狗，後面還跟着漢奸，緊緊地搜索我。我跑到了江邊蘆葦灘，看見港邊上有隻小漁船，正被烈火燃燒着。水邊上躺着幾個犧牲了的同志的屍體，他們手里還緊握着石頭、木棒和船板。看得出他們在臨死之前，還和敵人惡鬥過……”

李連長說到這裡，聲音沉痛起來：

“……在鐵錨旁邊，還躺着一個老漁夫的屍體，死者身旁跪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她沒有哭，眼睛里閃着憤怒的火焰。這時候，我因流血過多，昏倒在地上。但等我醒過來一看，那小姑娘已撕了她衣服上的一塊布，把我傷口包紮好了。我心里說不出的感激，正想同小姑娘說些什麼，日本兵已帶着狼狗追過來了。那小姑娘便急忙架着我躲進蘆葦叢中，扶我上了藏在葦叢中的一隻小漁船，然後她用竹篙把船推出淺灘，船便向江里浮去。我心里可急了：難道她救了我，她自己卻不要命了？我想哪，她還沒喊出口，只見她兩手握著篙梢，一個撐竿跳，像只燕子似的飛上了船頭，順勢又是一篙撐去，小船箭一般的向江心駛去。這時日本兵雖已追到灘邊，朝我們亂打槍，但已打不着了……”



“我正想同小姑娘說些什麼，日本兵已帶着狼狗追過來了。”

“好危險呀！”小馬抹了抹額上急出來的汗珠。

李連長繼續講道：

“……就這樣，她把我安安全全的送到了江北岸，我抓住她的手說：‘小姑娘，我永遠忘不了你！’但小姑娘沒出聲，流了幾點熱淚，沉痛地望望江南。我明白她的意思，我便說：‘小姑娘，別傷心，我們一定替你報仇！我們一定打回江南去！’她點點頭，便又駕着小船回江南去了。後來我找到了部隊。”

偵察兵們都被李連長的故事所感動。小馬更是出神地問：

“那小姑娘叫什麼名字？”

“當時情況緊急，我忘記問她了。”李連長不勝懊悔地說。

“她現在在哪兒？”小馬又天真地問。

“那誰知道。我八年沒回江南了。真想再見着她……”

“想見誰呀！呵？”軍參謀長笑呵呵地同着偵察科長，從茅屋旁邊一條小路上走過來，插上口問。

李連長和偵察兵們都趕忙立正。參謀長到了大家面前，問過同志們好。對李連長說：

“我剛才到連部去沒有找到你，你倒鑽到這兒來了。”

參謀長坐到石滾子上，才發現偵察兵們都還站着，他風趣地說：

“噯！你們站着干什么？看，把風都擋住了。快坐下，坐下。”

偵察兵們笑着坐了下來。吳老貴倒了兩杯水給參謀長和偵察科長。參謀長接過杯子，笑着問道：

“噯，聽說你很喜欢喝兩口酒，是不是？”

“這個，我……差不多兩個月沒聞過它了。”吳老貴吞吞吐吐地回答。

“什麼？戒酒了？”參謀長故作驚奇地反問。

“呃，……嗯……”吳老貴含含糊糊地應着，臉紅得像只熟透了的柿子。

“嘻嘻……”躲在吳老貴背后的小馬忍不住笑出聲來。他與參謀長的目光接觸後，便向吳老貴腰間挂着的水壺，指點了兩下。

參謀長對小馬睜睜眼，便伸手抓起吳老貴的水壺，晃了幾晃，問道：

“这里面是什麼呀？哈哈！”

大家哄然大笑了。吳老貴捧着水壺，訥訥地說：

“呃……呃……事情是这样……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我……”

“好了，好了。”參謀長縱聲一笑，打斷了吳老貴的話，說：

“不要打掩護了。只要你不因喝酒誤事，我是會禁止你喝酒的，懂嗎？”

“是！”吳老貴擰了一下眉毛，這才脫出了窘境。

“呵呀！胡子長得這麼長了也不剃剃。”參謀長注意到吳老貴二三寸長的胡子，回過頭來對李連長說：“看你，把你的兵慣成個什麼樣子！”

李連長正想開口解釋，吳老貴搶先說了：

“報告參謀長，事情是這樣的。我這把胡子是連長叫留着的，說是有任務的時候，扮個老大爺，就省得再化裝了。”

“哈哈，真有意思。既然這樣，就留着吧。”參謀長喝了口水，站起來對李連長說：“走，我們到長堤上溜溜去。”

偵察兵們你望我，我望你，心花怒放了：准是渡江的任務下來了！

四 任務下來了

李連長一面跟着參謀長和偵察科長向長堤上走去，一面在想：是不是上級已經決定了渡江作戰的時間？是不是就要打過長江去？這些猜想，使他心中又緊張又歡喜。到了長堤上，參謀長腳步漸漸放慢，果然不出李連長所料，參謀長在分配任務了：

“这一次，我們軍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來說，我們是有絕對把握打过江去的。可是对岸敌人的江防布置和縱深情况，了解得还不够徹底。”

“參謀長，你的意思是，派我先过江去？”李連長敏感地說。

“是呀！是要你过江去啊！”參謀長最欣賞李連長这种机灵。“但是，我可不是要你过去抓兩個俘虜啊，任务比你想的还要复雜得多，困难得多。”

“是！”李連長答应的声調，冷靜而又坚定。

“我們决定派你率領一小隊偵察兵，帶一架报話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隊取得連絡，依靠他們進行工作，把我們正面敌人沿江兵力的分布情况，都徹底查清楚报告過來。”參謀長又作了具体的指示。

李連長了解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心里暗暗在說：“參謀長，我保証完成这个任务！”

“要是你完成了这个重要的战術偵察任务，那就替我們渡江突击队創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可以大大的減少我們突击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沒有把握呀？”

“參謀長，什么时候出發？”李連長沒有作正面回答。但這句話，比正面的回答还更坚决有力。

參謀長掩飾不住內心的欢喜，笑道：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給你三天准备時間。”但參謀長一看到李連長臉上那副迫不及待的神情，便改口道：“嗯，那么給你兩天的准备時間吧。具体計劃，你們科長会告

訴你的。”

李連長偏过头去望着偵察科長。偵察科長約他明天上午到軍部細談。

五 敵軍長的夢囈

我軍正面南岸上的敵人，以護駕墩為中心的二十五公里寬的江岸上，派了一個軍的兵力防守。並在這一帶修建了許多鋼骨水泥碉堡和重重的鐵絲網。敵人夢想借此作臨死的掙扎，還在加筑各種各樣的防禦工事。

敵炮艇不時在江面巡邏，封鎖了水上交通，敵機羣也時時出動，在上空盤旋——這就是所謂“海陸空立體防綫”。

住在這附近一帶的老百姓都遭了殃。敵人為了就近取得修筑工事所用的木料，不顧老百姓死活，任意拆毀他們的房子，又強迫他們修筑工事，動作稍為慢了一點，不是惡聲咒罵，便是用皮鞭抽打。老百姓處在積威之下，只有飲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他們日夜盼望着人民解放軍早日打過江南，解放他們。

護駕墩三面是山。東南方青龍山毗連着獅子山，兩山後面有座山叫牯牛山。西南方一座山最高，叫白馬山。山嘴下有座高大的廟宇叫皇姑廟，敵軍司令部便設在這個廟里。

這時，敵軍長在藏經樓上，剛和部屬開完了軍事會議。他站在窗口，憑欄望着自己這邊的江防布置，對環繞在他身旁的一羣敵軍官，洋洋自得地說：